



农民们创造历史

及  
其  
同  
年  
進  
之



# 奴隶们创造历史

---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写组整理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成都

插 图：

邓福林 叶 茂 雷九泰  
骆万钦 陈 烈 杜康龙  
万一兵 谢正远 孙 彬

## 奴 隶 们 创 造 历 史

（凉山彝族奴隶家史）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 编写组整理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8 字数 180 千  
1975年7月第一版 1975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3140·3 定价：0.70元

## 前 言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深入到凉山地区的农村和工厂，访贫问苦，接受广大翻身奴隶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积极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批林批孔高潮中，辽阔的大凉山，处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广大翻身奴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奋起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奴隶制度的反动本质，批判奴隶主散布和鼓吹的各种反动谬论。他们通过回忆对比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结合讲家史、村史、社史，展开了一场讨伐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的人民战争。他们联系凉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用自己血泪斑斑的悲惨遭遇，揭露、控诉奴隶社会的残暴统治，批判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奴隶主分子妄图变天复辟的阴谋。西师中文系的同志们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为了向广大工农兵提供凉山奴隶社会两大阶级生死搏斗的生动材料，更好地批判林彪、孔老二搞倒退复辟的反革命罪行，西师中文系和凉山自治州文化局的同志一道搜集整理了这本家史——《奴隶们创造历史》。

凉山彝族自治州，过去叫大凉山，位于我省西南部，南临金沙江，北靠大渡河，全州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在一百零四万人口中，彝族占百分之七十，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境内土地肥沃，山川壮丽，森林茂密，物产丰富。可是，解放前这里却长

期停滞在野蛮、落后的奴隶制阶段。

列宁同志指出：在奴隶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我国西周的奴隶社会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解放以前，在凉山存在的奴隶社会的“基本的事实”同西周则是一致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解放前的凉山，不到总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而且占有奴隶的人身。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象西周的奴隶社会一样，在社会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四个等级：黑彝、白彝、安家娃子、锅庄娃子。黑彝是享有世袭特权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奴隶主；白彝是黑彝管辖下的百姓，多数为劳动者；安家娃子和锅庄娃子是被压在最底层的奴隶阶级，他们毫无人身自由，被奴隶主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和私有财产，象牲畜一样被奴隶主任意驱使、买卖和屠杀，过着极其悲惨的牛马生活。

解放前的凉山，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奴隶主阶级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家支组织，对内实行暴力统治，对外进行掠夺和冤家械斗。等级制度和家支制度象一座大山，压在广大奴隶群众的身上。

解放前的凉山奴隶社会没有成文法规。奴隶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随心所欲地定出各种“规矩”，镇压和剥削奴隶群众。其野蛮、残暴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动辄施以活埋、丢岩、剥皮、火烧、抽筋、挖眼、割鼻、穿木靴、戴铁链等等酷刑。莽莽的大凉山，哪一条江河不流淌着奴隶们的血泪！哪一座高山不堆

积着奴隶们的白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两千多年前，以柳下跖为领袖的奴隶大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把孔老二拚死挽救的西周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冲击得土崩瓦解。同样，在解放前的大凉山，饥寒交迫的奴隶们为了争取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有的采用怠工、破坏工具、打杀耕畜、践踏庄稼和逃跑等方式进行反抗；有的拿起刀矛、弓箭、斧头、火药枪，杀死奴隶主，甚至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冲击着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这样的斗争，一代接着一代。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西周的奴隶制早已在奴隶起义的冲击下崩溃了。凉山的奴隶社会也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炮声，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九五〇年，毛主席派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凉山飘起了灿烂的五星红旗，一九五二年，又成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一九五六年，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凉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奴隶们奋起砸碎了铁锁链，废除了奴隶制度，翻身作了主人。接着，又经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步跨千年，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翻身奴隶，在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他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建设红彤彤的新凉山，谱写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新篇章。

这里收集的是二十七位翻身奴隶的家史。这些家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揭露了奴隶社会的反动本质；批判、控诉了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表现了奴隶们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奴隶们创造历史》，是一部记录奴隶阶级斗争的胜利史，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史。它生动地证明了：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用讲村史、家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这本书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是一本较好的材料。

这本家史在收集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党组织和当地翻身奴隶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怀，以及担任翻译同志们的大力协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和语言不通的限制，书中不足之处一定不少，欢迎广大工农兵读者提出批评。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写组

1974年12月



## 目 录

- 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 ( 1 )
- 从锅庄边苦熬出来的人…………… ( 11 )
- 奴隶主把我整得全身残废…………… ( 19 )
- 忘不了的童年苦…………… ( 30 )
- 妞妞的惨死…………… ( 41 )
- “仁者”吃人的“万人坑”…………… ( 51 )
- “送鬼”夺去了我孩子的生命…………… ( 61 )
- 冤家械斗残害了我一家…………… ( 69 )
- “杂布达”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 79 )
- 一件不平常的查尔瓦…………… ( 88 )
- 黑水河畔血泪仇…………… ( 97 )
- 奴隶主阶级杀人的“规矩”…………… ( 107 )
- 宁死不屈的奴隶…………… ( 114 )
- “伤心岩”下的控诉…………… ( 124 )
- 阶级情义重如山…………… ( 134 )
- 苦难娃子盼红军…………… ( 144 )
- 红军和我心连心…………… ( 156 )
- 怒火烧红洛基山…………… ( 168 )
- 扑不灭的火焰…………… ( 177 )
- 奴隶的血没有白流…………… ( 188 )
- 养马娃子智斗“红眼狼”…………… ( 197 )

一个女奴隶侦察员·····	( 206 )
夺过奴隶主的枪·····	( 216 )
为社会主义尽我的一份力·····	( 223 )
聋哑娃子唱新歌·····	( 231 )
我是彝族人民的“赤脚医生”·····	( 241 )
翻身奴隶紧握手中枪·····	( 250 )

# 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

勒尔约特

凉山彝族自治州批林批孔展览馆里，有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铁链。这条大铁链，黑黝黝，冷冰冰，象一条毒蛇，弯弯曲曲地盘绕在地上。这条大铁链，是过去奴隶主残酷镇压我们奴隶的刑具，它那一环一环的链扣，不知浸透了多少奴隶的血泪；它那粗大的锁环，象毒蛇的大口，不知夺去了多少奴隶的自由和生命！看见它，我被奴隶主抓去当娃子，身戴铁链，失去人身自由，象牲口一样东转西卖的悲惨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家原住在西昌城外的一个村子里。记得我八岁那年，一天擦黑的时候，突然从村边传来几声“叭、叭”的枪声，划破了山村的寂静。我听有人惊慌地呼喊：“抢娃子来了！抢娃子来了！”我正和不满两岁的弟弟在村边玩耍，听见喊叫声，心里吓得“怦怦”跳，我慌慌张张背起弟弟就往屋里跑。刚刚跑拢屋，几个头上顶着黑披毡的坏蛋，已经从后面追上来了。他们举起手中的鞭子，“啪啪”地给我几皮鞭，一个家伙嫌弟弟太小，把他摔在地上；另一个家伙把我抓住就往麻布口袋里装，然后把我搭在马背上，迅速地朝村外跑。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放一把火，把我家的房子烧了。

这时，我在口袋里听见从后面追来的妈妈的呼喊声：“不准

抢人！不准抢人！”我急死了，也恨死了这些抢人的强盗！我拚命地挣扎着，恨不得一手撕破口袋，冲出去喊村里的人，把这些强盗打死。可是，我被捆在马背上，不能动弹一下。

这次，我们村里被抢的还有四个孩子。第二天早晨，抢人的坏蛋把我们麻袋里放出来，拴上铁链，带到一个买卖娃子的树林里。看着那条乌黑乌黑的铁链，我的心象被毒蛇缠住一样，惊恐不安。我想：天上的鸟儿有飞翔的自由，水中的鱼儿有游动的自由，我们是人，为什么用铁链把我们锁住呢？我想用双手扭断它，但是链子是铁打的，我一个八岁的孩子，怎能扭得断呢？我拚命哭叫。另外四个孩子也跟着哭闹起来，但坏蛋们理也不理。我们被拴在一棵古老的荆藤树下，过了一阵，才看到一个鹰钩鼻子、怪模怪样的人从瓦板房里走出来。他眨着一双死鱼眼睛，看了看我们，嘻皮笑脸地对抓我们的那伙坏蛋说：“恭喜，恭喜！你这回要赚大钱了！”

“今天有没有人来买娃子？”

“有！有！”那鹰钩鼻子连声说：“勒巴家、阿索家、土比家、八且家都要来。”

以后我才知道，这伙抢人的强盗就是凉山上的奴隶主。那个鹰钩鼻子就是买卖娃子的“吾洛作<sup>①</sup>”！当时，想到我将被他们卖掉，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不禁大哭起来，气急地说：“我不卖！我不卖！我要找爸爸、妈妈！”

那鹰钩鼻子看到我们几个孩子哭闹，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走到我们面前，奸笑了两声，说：“阿依<sup>②</sup>，不要哭！主子把你们买去后，你们就好了！”说完，就把蒿草粑递给我们吃。

我气极啦，哪有心去吃粑粑！当他把蒿草粑往我们手里递时，

我一把将它打落在地，说：“我不吃！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这时，几个凶神恶煞的奴隶主，来到我们面前。他们象买牲口一样，叫我们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头，摸摸我们的手臂，然后就和抢我们的那个奴隶主当面讲价。那鹰钩鼻子跳上跳下，两边讨好地说：“价钱多少，双方协商，公平合理，互不吃亏。”价钱讲定后，买娃子的奴隶主从披毡里拿出一杆称银子的秤来，秤盘是竹篾编的，秤杆象要朽断的样子，秤星已经模糊不清，不知他们用这秤买卖过多少娃子了。最后，勒巴家的奴隶主用三锭银子把我买去了！

看着这一切，我真恨死了这些家伙！就是他们，横行霸道地把我抢来；就是他们，一把火烧掉了我家的房子；就是他们，把我当成牲畜一样买卖。我越想越气，越气越冒火！正在这时，抢我的奴隶主解开我脖子上的铁链，把我交给买我的奴隶主。我乘他不备，飞起一脚踢去，只听他“阿妈呀”一声，就鼓起血丝眼睛，举起手朝我的脸上，“啪啪”就是两下，鲜血从我的鼻子、嘴巴流出来。我一边用脚踢打，一边骂着：“你狗×的，把我抓来，你不得好死！”

奴隶主看我倔强，就用铁链把我的手拴起，并在我嘴里塞了些乱草，狠狠地说：“看你老实不老实！”

我的手不能动了，嘴不能骂了，但我心里恨死了这些吃人的豺狼。

一到奴隶主勒巴家，身上的铁链还没有解下，奴隶主就叫我脱下鞋子，把我带到一座怪石嶙峋的高山下，指着一条小路对我说：“你上山去练练脚，以后好爬山，走远路，多砍柴，好干活。”

我顺着奴隶主指的方向望去，天呀！这哪里是路呀！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上，满是尖利的怪石，要我光着脚去走，整死我也不去！奴隶主就用皮鞭打我，边打边推，稍慢一步，他就打我几鞭子，没走多久，两脚鲜血淋淋，痛得钻心！可是，奴隶主仍强迫我练。后来，我实在支持不了啦，一下昏倒在路上。就这样，我第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当了锅庄娃子<sup>③</sup>，成了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受尽了折磨和迫害。

石头压着的小草，迟早要伸出头来，奴隶主对我的摧残，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深仇大恨。我常常不好好给他干活，而且暗中破坏他的庄稼。这样，奴隶主就不给我吃，不给我穿，动不动就怒骂鞭打……奴隶主越加残酷地迫害我，我越加仇恨他们。

冬去春来，春耕很快就要开始了。就在这时，勒巴家的几头耕牛一下遭了瘟，奴隶主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忙跑去问管家：“布谷鸟已经叫了，我们的牛死了，怎么办呀？”

管家勒巴尔日是个有名的“活二流”，他把眼睛一转，鬼主意就来了：“主人家，要想布谷鸟一叫就把地种上，得在娃子身上打主意！”

“打啥主意？”奴隶主不解地问。

勒巴尔日鬼鬼祟祟地在主子耳边嘀咕了几句，主子面带难色地说：“这个办法嘛，好是好，只是我的娃子不多呀！”

“主人家，难道你忘了‘要有娃子，快磨刀子’这句话了吗？”

这时，奴隶主得意地点了点头，发出一阵阵狞笑。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奴隶主带着狗腿子，骑着马，扛着枪，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抓来三个孩子。他们把孩子拴在羊圈里，就在

屋里围着火塘吃坨坨肉，喝碗碗酒。我看到这些情况，仇恨在心里翻滚，想起我遭受的苦难，不免为这三个孩子将来的日子担心。我想，这些孩子和我一样，也是有家有父母的，如今被这些坏透了的家伙抓来，失去了人身自由，不知他们今后被卖到哪里当牛作马啊！我何不想办法救救他们呢？我便悄悄拿了几个粑粑，舀了一木碗水，走到羊圈边，把粑粑递给他们，说：“小兄弟，你们吃吧！”

有两个小孩只顾哭，一个叫沙衣的孩子，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慢慢吃起来。

我说：“不要怕，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被主子从别处抢来的。现在，我带你们一块儿逃跑，不然，主子要卖你们的！”

为了防备奴隶主发现，我甩了一个粑粑给那看家的蜷毛狗，免得它狂吠。然后，我迅速替三个小孩子解开绳子，悄悄和他们一起翻过院墙逃跑了！可是，当我最后跳下院墙时，那蜷毛狗“汪汪”地叫了起来。奴隶主和狗腿子发现我们逃跑了，追出来，把我们抓了回去。他们把我按在地下，踩着我的背脊，用篾片打我的脑袋，边打边问：“你吃了豹子胆啦！你敢带他们逃跑，我非把你打死不行！”说完，又用篾片抽打。

奴隶主越打，我越气愤，胆也越大，我毫不示弱地说：“你们这些狗家伙，不把我们当人看，把我们抓来抓去，东卖西卖，我们就是要逃！”奴隶主看我嘴硬，就用铁链子把我拴起来，关在羊圈里。

第二天上午，奴隶主又用铁链子把我们四个孩子套在一起，象牲畜一样，叫管家牵着我们去卖，他在后面跟着。勒巴尔日这个“活二流”，边走边油腔滑调地唱着：“我这娃子很本分，服

侍主子最恭敬，我这娃子力气大，拉犁、砍柴样样行！我这娃子胆子小，怒骂、鞭打不逃跑！”

听着勒巴尔日那阴阳怪气的腔调，我感到受了最大的侮辱。我气愤不过，悄悄跟其他几个小伙伴递了个眼色，我们便一齐坐在地下不走了。狗腿子逼我们走，我们一齐说：“我们是人，为什么把我们牵着走，叫喊着卖？再这样，就是打死也不走了。”

奴隶主看我们心很齐，态度硬，只好叫管家不牵着走，不喊着卖。

这样走了很多寨子，最后到了昭觉的南坪坝子，一个叫勒尔勒坡的奴隶主问：“这几个娃子要多少银子？”

管家勒巴尔日歪着嘴巴唱：“不要金，不要银，要用耕牛来换人！”

经过讨价还价，勒尔勒坡用一条耕牛换了我们四个孩子，这就是我们的身价，一个人只能抵一条牛腿，真是人不如牛呀！

奴隶主勒尔勒坡是只“狗豹子”，心狠手毒，凶暴残忍，恶得出了名。娃子们稍不顺他的意，不是鞭抽，就是棒打；如果敢有什么反抗，或者说什么不满意的话，那就会给你戴上六七十斤重的铁链，穿上三四十斤重的木靴<sup>④</sup>，使你生不能生，死不得死。从我进了他家的门，受冻挨饿，受骂挨打是常有的事，那条几十斤重的铁链，三天两头都往我头上拴；那个三四十斤重的木靴，经常在我脚上穿，这叫我如何活下去啊！因此，我在心里还是那个想法：逃跑！

一天晚上，我用暗藏的柴刀割断了身上的绳子，翻墙逃跑了。那时，我多么想念我的爸爸、妈妈呀！我朝着家乡的方向，不分白天黑夜地奔跑。第三天晚上，当我快跑拢西昌地界的罗罗



沟时，被“狗豹子”勒尔勒坡的亲戚抓住了，然后转交给了他。原来勒尔勒坡发现我逃跑后，马上串通了他的亲戚家门，派人四处寻找、拦截，就这样，我又落入了虎口。

我想，这次一定凶多吉少，不是打死，就是剁脚、挖眼，或者摔岩。我横下一条心，死就死，决不求饶。这样一想，反而觉得镇静了。

晚上，出外劳动的奴隶们都陆续回来了。奴隶主正酒醉饭饱，斜躺在篾席上。我想，要收拾我了吧！可是，出乎意料，奴隶主先叫狗腿子给我一件破披毡，又拿粑粑给我吃；然后，他喊出来七、八个娃子，又哄又骗地对他们说：“约特是个好娃子，前几天别人约他逃跑，他跑到半路又跑了回来，这是看得起我这个主子。我也不亏待他，今后我要给他配个婚，成个家，当我的安家娃子<sup>⑥</sup>。你们也要照着他的样子学，我也同样对待你们。”说完，他仰头哈哈大笑，那一脸横肉，象猪肝一样发紫。

天色可以变，河道可以变，奴隶主对娃子的狠心永远不会变！勒尔勒坡想用小恩小惠收买我，麻痹欺骗其他娃子，老老实实给他干活。我听了他这些鬼话，非常气愤地说：“我是在逃跑的路上被他们抓回来的，不是自己跑回来的。”

这时，“狗豹子”勒尔勒坡气得喘着粗气，走来走去，“哈哈”地奸笑两声，接着就是一阵嚎叫：“把这烂娃子拴起来！九天九夜不给他饭吃，看他有多硬！”

狗腿子一拥而上，抓住我双手，在我的脖子上戴上那条六七十斤重的铁链，脚上穿着那双三四十斤重的木靴，然后把我推进牛圈里，“哐当”一声，一把牛尾锁锁在门上。

这牛圈又矮又小，一股牛屎和腐草的臭味冲得我心里发呕，